

从《简·爱》的教育问题看 19 世纪英国乡村治理和文学生产机制

Education, Rural Governance and Mechanism of Literary Production in *Jane Eyre* and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陈礼珍 (Chen Lizhen)

内容摘要：《简·爱》中多处涉及教育相关的话题。夏洛蒂·勃朗特出生于乡村牧师家庭，自幼在家中接受教育，还先后到多所学校学习。本文以教育问题作为切入口，深入考察《简·爱》写作、出版、阅读、批评和再生产过程中文学话语传播的总体状况，试图阐明它的生产过程如何受到 19 世纪英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而小说的文本及随后生成的系列相关文学话语则揭示出当时文学生产的普遍运行机制。

关键词：《简·爱》；教育；乡村治理；文学生产

作者简介：陈礼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艺批评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话语传播、文学伦理学批评、叙事学理论。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文学话语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项目批号：21AWW007】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Education, Rural Governance and Mechanism of Literary Production in *Jane Eyre* and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Abstract: Education is a principal theme in *Jane Eyre*. Born into the family of a curate in a rural parish, Charlotte Brontë started her study at home and then was educated in several schools. Taking the issue of education as a centr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ituation of the circulation of literary discourses in the processes of writing, publishing, reading, criticism and reproduction of this novel. It tries to analyze the situ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and its impact on *Jane Eyre* and the following literary discourses, aiming to shed new light on the universal mode of literary production in this age.

Keywords: *Jane Eyre*; education; rural governance; literary production

Author: Chen Lizhen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literature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Research Fellow at Literary Criticism Institut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ies of the circulation of literary discours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narrative theory (Email: lizhenchen@hznu.edu.cn).

夏洛蒂·勃朗特 (Charlotte Brontë) 的《简·爱》 (*Jane Eyre*, 1847) 无疑是英语文学经典中的经典。自从 1847 年问世以后, 它受到世界各国读者青睐, 历久弥新地得到世界各国学界的高度重视, 在一百多年文学思潮的不断更迭起伏中, 始终处于小说消费市场和学术批评阵地的前沿, 保持着极高的存在感。以《简·爱》的写作、出版、传播、批评和改写为中心, 全球学界已经产生了海量的文学话语, 小说所涉及的教育主题是其中一个较为明显的脉络。本文聚焦与这部小说以及夏洛蒂·勃朗特相关的教育问题, 分析在《简·爱》写作和传播的具体历史语境中, 英国文学生产机制与乡村治理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动荡的 1847 年: 社会革命与儿童教育

恩格斯在“1847 年的运动”一文开头说道: “1847 年无疑是我们历年来最动荡的一年” (马克思 恩格斯 505)。严重的经济危机在 1847 年席卷了整个欧洲, 早已开始的爱尔兰大饥荒也愈演愈烈, 导致物价飞涨、失业人口剧增。恩格斯深邃的眼光穿透了历史的帷幕, 他断言“我们可以看出, 1847 年是资产阶级最光辉的年份” (马克思 恩格斯 511)。种种迹象表明, 工业资产阶级在 1847 年左右已经掌控了英国的政治、经济等国民生活的主要命脉, 成为英国社会机制运行的掌控方。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发展, 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调和的矛盾也逐渐加深。伴随着经济危机而来的是呼吁社会改革的诉求, 宪章运动再度活跃起来, 最终在 1848 年 1 月引爆了史无前例、横扫整个欧洲的革命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动荡的时局里进行着开天辟地的革命实践, 于 1847 年 6 月在伦敦领导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 年 10 月底, 恩格斯开始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拟定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 他在讨论革命的进程问题时提出了 12 大措施, 其中第 8 条是“所有的儿童, 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 由国家机关公费教育。把教育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 (马克思 恩格斯 368)。11 月 29 日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份用于公开发布的纲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便以《共产主义原理》为基础撰写完成了伟大的《共产党宣言》, 并于 1848 年 2 月以德文单行本形式在伦敦发表。《共产党宣言》中列举了革命的 10 大措施, 其中最后一条是“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工厂童工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 等等” (马克思 恩格斯 490)。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儿童的公共和免费教育视为与暴力革命以及剥夺地产、消灭城乡差别同等重要的举措, 由此可见他们已经发现了英国等欧

洲国家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意识到教育在国家治理、阶级斗争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体现出他们对教育的高度重视。

1847 年底的英国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然而此时文学界对这场巨大的社会激荡似乎并无太大察觉。不过在这段动荡不安的时间里，英国文坛仍然在平常中孕育着不平凡，书写了一段英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传奇——来自英国西约克郡山区乡村的三位小姐妹接连出版了轰动一时的作品：10 月，大姐夏洛蒂的《简·爱》问世；12 月，艾米莉（Emily Brontë）的《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和安妮（Anne Brontë）的半自传体小说《安格尼斯·格雷》（*Agnes Grey*）同时出版。学界已经注意到夏洛蒂·勃朗特在这段特殊历史时期写作的《简·爱》就涉及到跟宪章运动相关的内容。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中并没有过多地直接处理政治话题，但是她在小说中讨论了教育等社会关注的议题。夏洛蒂·勃朗特是生活在偏远小村的文学青年，她当然不会像一直生活在工业大城市曼彻斯特的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玛丽·巴顿》（*Mary Barton*, 1848）中那样直接描写宪章运动，她也没有直接描写当时社会的动荡，而是采取更加间接和委婉的方法来反映动荡时局中的人心思变。

文学作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过程，无一不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勃朗特等一众生活在 19 世纪英国乡村中的中产阶级女子自幼接受的是传统的淑女教育。除了外出求学之外，勃朗特姐妹的幼年和青年时代大多数时间都安居在英国西约克郡山区布拉德福德市（City of Bradford）的哈沃斯村（Haworth）家中。哈沃斯村其实并非真正偏僻蛮荒之地，它位于英国北部，距离布拉德福德市 10 英里，最近的城镇是北部 4 英里外的基斯利镇（Keighley）。尽管路况不好，但马车和邮路均很通畅。1847 年，也就是《简·爱》出版那年，基斯利镇通了火车，勃朗特姐妹们可以从哈沃斯村乘车或步行，经过一段 4 英里崎岖蜿蜒的山路到达基斯利镇，登上火车后便可以乘着火车走向伦敦等天边外的大城市。随着工业化在英国席卷而来，哈沃斯也加入到办纺纱厂的潮流中。据统计，1841 年，哈沃斯开办了工厂 12 家，拥有纱锭 11342 锭，蒸汽和水驱发动机共 98 马力，男女雇工 441 人，工业化整体规模在布拉德福德市所有 10 个村镇中位居第 4 位。¹ 勃朗特家的房子伫立于这个以寒冷阴郁和荒凉料峭著称的乡野之地，坐落在哈沃斯村最上头，紧挨着哈沃斯荒原，周围遍布荒草、灌木、乱石、苔藓，客厅窗口正对着墓园，在凛冽呼啸的北风和阵阵鸦鸟喧嚣声中，呈现出一派粗粝蛮荒、阴森压抑的景象。

勃朗特一家在当时属于下层中产阶级：勃朗特姐妹早年丧母，父亲派特里克·勃朗特（Patrick Brontë）毕业于剑桥大学，职业是乡村牧师，家庭经济并不宽裕，因而她们姐妹只能到慈善学校学习。在更多时间里，勃朗特姐妹们都是在家阅读文学经典。当时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女孩接受的教育通常包

1 参见 John James, *The History of Bradford and Its Parish: With Additions and Continuation to the Present Time*, London: Longmans, 1866, 232.

括“读书、写字、简算、缝纫、针线、刺绣、编制以及法语、素描、音乐等‘才艺’”（Kenyon 21-22）¹。勃朗特姐妹的父亲对女儿们的教育煞费苦心，用骚赛的话来说，她们是“花了大价钱进行教育”（Brontë, *The Letters of Charlotte Brontë* 171）的。勃朗特先生对夏洛蒂和儿子布兰维尔的艺术天赋期待甚高，还专门以每次2个几尼的高价从大城市西约克郡首府利兹请了罗宾逊先生（Mr. W. Robinson）来哈沃斯村教他们。²勃朗特先生之所以为女孩们的教育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除了父爱之外，还有很多现实因素的考量：

“他知道女儿们将来能出嫁的机会不大。那时女子需要备上财物银钱的嫁妆才能成婚，他知道自己并不宽裕的俸禄绝没能力给她们提供嫁妆”（Kenyon 22）。勃朗特先生鼓励孩子们读书，经常带她们走4英里山路去基斯利镇上的租借图书馆（Circulating Library）借书。³众所周知，夏洛蒂·勃朗特和她的姐妹们很小就开始创作文学作品，也尝试着发表，但并不成功。在文学生涯开始时，夏洛蒂·勃朗特就对19世纪中期英国文学市场的运作机制了然于胸。在1847年10月19日《简·爱》首次出版时，她署了柯勒·贝尔（Currer Bell）的笔名，但是没有作序。该书出版后立刻引起轰动，极为畅销，出版商立刻着手安排第二版的发行事宜。待到当年年底该书第二版出版时，她在1847年12月21日专门写了一个序言，向三方面致谢：“感谢读者，用宽容的耳朵倾听了一个朴实平凡的故事。感谢报界，用真诚的赞许为一个默默无闻的进取者敞开了公正的园地。感谢我的出版商，用他们的机智、他们的精力、他们的求实观念和坦率的慷慨为一个未经推荐的无名作者提供了帮助”（夏洛蒂·勃朗特 12）。由此可见，有志于成为职业作家的夏洛蒂·勃朗特无疑是熟谙当时英国的文学出版机制。

二、哈沃斯村的教区治理与英国女校教育体制

勃朗特姐妹的父亲派特里克·勃朗特本人也是通过教育改变了命运。他于1777年出生于爱尔兰北部农村，原名派特里克·普朗特（Patrick Prunty），家里还有九个弟妹，家庭条件相当艰苦。勃朗特先生16岁离家开始谋生，青年时代当过铁匠和纺织学徒工，当了五六年乡村老师，后来又在牧师泰格（Thomas Tighe）家当家庭教师。1802年，经由牧师泰格引荐，他拿到奖学金，离开家乡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神学。⁴在剑桥读书期间，他将名字改为派特里克·勃朗特。勃朗特先生首先在布拉德福德市南面约8英里的哈慈海

1 本文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简·爱》中文译文主要参考庆祝英译《简·爱》（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个别地方有改动。

2 参见 Ellis H. Chadwick,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Brontës*, London: Sir Isaac Pitman & Sons, Ltd., 1914, 102.

3 参见 Charlotte Brontë, *The Letters of Charlotte Brontë: 1829-184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9.

4 参见 Green Dudley, *Patrick Brontë: Father of Genius*, Stroud: The History Press, 2014, 19.

(Hartshead)工作了5年,后来通过好友兼表妹夫、在布拉德福德市基督教堂担任终身助理牧师的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引荐,被布拉德福德教区的代理教区长亨利·西普先生(Henry Heap)任命到布拉德福德市西面约4英里的桑顿(Thornton)担任牧师,工资为每年200镑,妻子布兰维尔带来的嫁妆年金50镑,日子过得也算体面。¹他到哈沃斯村担任终身助理牧师后,工资升为每年320镑。据布拉德福德教区地籍册所载,在勃朗特一家搬至哈沃斯前后的1817-1825年,勃朗特先生的神职工作可支配的财物包括:“收取哈沃斯的斯坦博利(距教堂以西约1英里)附近5块农田的租金、物产和利润,还有一英亩宽的小农场一所(……)宅邸一所,谷仓一间,各配厨房或屋舍。共计42英亩”(James 284)。哈沃斯教区的信众跟布拉德福德教区的代理教区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根据当地祖辈传下来的定例,他们要上交所收教会税的五分之一给布拉德福德教区,因此他们经常就此提出激烈抗议。²勃朗特先生所管理的哈沃斯村一带自1066年诺曼征服以来就是邻近布拉德福德大庄园主的自留地,自古以来哈沃斯教区的牧师收入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由所隶属的布拉德福德教区的教区长和代理教区长提供的薪俸以及哈沃斯当地居民提供的生活津贴。³哈沃斯民众在1559年将津贴提高到36镑,并为教堂购置了田产。根据当地一份历史悠久的合署宪章,布拉德福德的代理教区长可以提名哈沃斯教区的助理牧师,但实质性的决定权在哈沃斯教区土地的受托人手中。

勃朗特在1820年2月底正式获得了哈沃斯村教堂的教职,随后就带着妻子儿女举家搬到了哈沃斯村,住在教区牧师专用的宅邸里,除了教会发的俸禄外别无其它收入。不久后,勃朗特夫人就身染重病,并于1821年9月去世。此后家庭情况就变得越发糟糕,一年后,勃朗特姐妹们的姨妈搬到她们家照顾孩子们,也给她们做些家庭教育。随后1823年,隔壁兰开夏郡的柯恩桥村(Cowan Bridge)专为牧师阶层家庭开设的教会女子学校(Clergy Daughters' School)成立了,不久后勃朗特四姐妹就被送到这个50英里开外的寄宿学校上学。柯恩桥村位于哈沃斯村西北方,勃朗特姐妹们可先到4英里外的基斯利镇,然后再乘公共马车抵达柯恩桥的教会女子学校,此趟马车每日均有发车,交通倒是颇为便利。⁴勃朗特姐妹们生活年代的哈沃斯村是典型的英国村庄,离伦敦和利兹等大城市有相当距离,但是又可通过火车和马车相对较为

1 参见 David W. Harrison, *The Brontës of Haworth: Yorkshire's Literary Giants: Their Lives, Works, Influences and Inspirations*, Victoria, Canada: Trafford Publishing, 2002, 6.

2 参见 Isaac Espinasse, *A Digest of the Law of Actions and Trials at Nisi Prius* Vol. 2, New York: Gould, Banks and Gould, 1811, 79.

3 参见 John James, *The History of Bradford and Its Parish: With Additions and Continuation to the Present Time*, London: Longmans, 1866, 281-283; Joseph Horsfall Turner, *Haworth Past and Present: A History of Haworth, Stanbury & Oxenhope*, Brighouse: J. S. Jowett, 1879, 79.

4 参见 Elizabeth Cleghorn Gaskell,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 New York: Cosimo, 2008, 50.

便捷地到达外界，既保持了相对独立和宁静的田园色彩，又不至于偏僻到交通闭塞人迹罕至。哈沃斯村坐落在陡坡之旁，地貌狭长，房屋错落零散，近处荒原遍布，远处山岚叠嶂。从哈沃斯村到邻近基斯利镇的4英里山路崎岖曲折，将外界尘世的喧嚣屏蔽于无形。盖斯凯尔在1853年9月19日受邀第一次前往哈沃斯村，在那里小住了一周时间。哈沃斯村干净宁静而又荒凉寒冷的氛围让她身心舒畅，她饱含深情地描写了哈沃斯村和村边的荒原，她感觉“这里的生活就像钟表机械一样。屋外四下无人，没有任何东西会来打扰这份宁静，一片静寂（……）那里的人生活水平一般，所有的一切都很和谐而恰如其分地展示出一个理想中的乡村教区模样”（Gaskell,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 503-504）。

夏洛蒂·勃朗特等姐妹之所以自幼会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父母都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母亲玛利亚·布兰维尔（Maria Branwell）来自英国西南部康沃尔郡（Cornwall）美丽的港口城镇彭赞斯（Penzance）。玛利亚·布兰维尔家族信奉卫理公会，是当地望族，父亲是富商，兄长当过本地镇长。玛利亚·布兰维尔具有虔诚肃穆的宗教情感，也喜欢文学，据勃朗特先生所言，她曾有诗歌作品发表。¹如果说勃朗特太太仅仅是跟当时大多数中产阶级富裕阶层的女子一样，仅仅怀有朴素的文学写作兴趣，从没想过走文学之路，那勃朗特先生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青年”，是一个从小就怀有文学梦想的人。在年轻时代他就笔耕不辍，共出版了4本书、3本短册和2篇布道文。勃朗特先生出版的文学书籍包括诗集和散文各2本，主题都是关于乡村场景、宗教劝诫和道德说教，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的部分诗行就直接取自父亲的诗集，而且受到他1818年匿名出版的小说《基拉尼姑娘》（*The Maid of Killarney*）的影响。²他的这些作品都是妻子去世前写就的，或许妻子去世后，他全身心投入教区工作和抚养子女之中，在生活繁重的压力下，少年的理想只能屈从于成年人的现实。

《简·爱》在多处带有较为明显的作者自传的影子，但归根结底，它是一部以虚构为主体框架的文学作品，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实文学。在免费义务教育还未普及的19世纪上半叶，对经济条件并不富裕的家庭而言，子女教育问题甚为苦恼。勃朗特一家子女众多，勃朗特先生仅有牧师教职，收入并不宽裕。1830年，英格兰教区牧师的年均收入中位数是275镑；林肯郡的卡耶主教（Bishop Kaye of Lincoln）认为神职人员的年薪需要达到500镑才能维持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³勃朗特先生在哈沃斯村任终身助理牧师（perpetual Curacy），每年320镑的收入，在当时的乡村牧师群体中属于收入较高的成员，但

1 参见 Clement King Shorter, *Charlotte Brontë and Her Circle*, New York: Dodd, Mead & Co., 1896, 32.

2 参见 Clement King Shorter, *Charlotte Brontë and Her Circle*, New York: Dodd, Mead & Co., 1896, 32-33.

3 参见 W. M. Jacob, *The Clerical Profession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1680-18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43.

仍然必须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无法给他们提供体面的教育,又请不起私塾教师。因此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勃朗特先生只能自己教小孩,后来布兰维尔姨妈来了以后,她也教孩子们一些简单的东西。哈沃斯一带并不富裕,因此勃朗特先生从当地居民所得津贴并不会太高。

勃朗特先生工作和生活的哈沃斯村当时有三千居民,除此之外,还有更多人散居在他负责的教区里。¹作为教区牧师的勃朗特先生每天的生活并不清闲,他“工作敬业,很好地完成了一名19世纪牧师所应履行的诸多职责,在很多事情上体现出他的能力和效率”(Green, “The Father of the Brontës” 41)。勃朗特先生非常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他当过乡村教师,因此在妻子逝世后,就在家中自己给孩子们上课。盖斯凯尔在《勃朗特传》中提到,勃朗特姐妹幼年丧母,她们相依为命,不喜与外人交往,家中甚至没有儿童书,姐妹们喜欢听大姐玛利亚(Maria)给她们读报纸,“在英国文学有益健康的牧场里啃食”(Charlotte Brontë, *The Letters of Charlotte Brontë* 44)。勃朗特先生在1823年先后将女儿伊丽莎白和玛利亚送到维克菲尔德(Wakefield)价格不菲的克罗夫顿寄宿学校(Crofton Hall School),或许因为费用过高,在1824年下半年又陆续将适龄的四个女儿们全部送到收费更为低廉的柯恩桥接受教育,那是一所刚刚新成立的教会女子学校,专门为牧师家庭解决女子教育问题,每人每年学费约14镑。²1831年他送夏洛蒂到罗海德(Row Head)读书,1842年又送夏洛蒂和艾米莉姐妹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学习法语和德语。

对勃朗特家而言,柯恩桥教会女子学校是一个伤心之地。1825年5月和6月,大女儿玛利亚和二女儿伊丽莎白相继染上疾病去世。勃朗特先生将夏洛蒂和艾米莉姐妹从柯恩桥接回,随后的6年里,他没有再送她们外出学习,转而在家自己教育小孩。³1831年1月17日,夏洛蒂·勃朗特被送往罗海德女子寄宿学校读书,并于1832年夏季学成回家。此时夏洛蒂已经年满16岁,作为家里四个孩子中的大姐,她承担起了教育弟妹的工作。柯恩桥教会女子学校由神职人员威尔逊(William Carus Wilson)在1823年所创立,初衷是专门为了解决家庭贫困的神职人员家庭女孩教育问题。威尔逊是加尔文教福音传道士,此时在兰开夏郡的顿斯托教区担任代理教区长(vicar of Tunstall)。威尔逊致力于教育事业,在此之前一般公认柯恩桥的这所牧师女子学校就是《简·爱》中洛伍德(Lowood)学校的原型,因而导致学校名声大损。学界对《简·爱》虚构的洛伍德小学和现实生活中的柯恩桥教

1 参见 David W. Harrison, *The Brontës of Haworth: Yorkshire's Literary Giants: Their Lives, Works, Influences and Inspirations*, Victoria, Canada: Trafford Publishing, 2002, 7.

2 参见 David W. Harrison, *The Brontës of Haworth: Yorkshire's Literary Giants: Their Lives, Works, Influences and Inspirations*, Victoria, Canada: Trafford Publishing, 2002, 8.

3 参见 David W. Harrison, *The Brontës of Haworth: Yorkshire's Literary Giants: Their Lives, Works, Influences and Inspirations*, Victoria, Canada: Trafford Publishing, 2002, 9.

会女子学校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除了环境条件的相似之外，讨论更多、也更感兴趣的，是人物之间的相似性：《简·爱》的布洛克赫斯特（Mr. Brocklehurst）的原型是柯恩桥教会女子学校负责人牧师威尔逊，海伦·彭斯（Helen Burns）的原型是勃朗特的大姐玛利亚，史凯契尔德小姐（Miss Scatcherd）的原型是柯恩桥教会女子学校的一名教师。¹《简·爱》第7章对洛伍德女子学校的恶劣条件有详细而生动的描述。当时洛伍德女子学校的负责人布洛克赫斯特责备女学监谭波尔小姐一周给一些姑娘换了两次干净领饰，而且跟总管算账时发现上两个星期中居然给姑娘们吃了两次面包和干酪的点心，“那就不该因为失去了一点儿滋味，就代之以更精美的食物来弥补这件事，这样使身体满足了，却忽视了这个机构的宗旨。应该利用这件事，鼓励她们勇于忍受一时的艰苦，借此给学生以精神上的熏陶”（61）。简·爱和她的小伙伴们在洛伍德女子学校不仅遭受饥饿和寒冷的折磨，还要面临当时令人谈之色变的瘟疫的威胁。1825年的一场斑疹伤寒疫情对柯恩桥教会女子学校影响很大，1833年它搬到附近的卡斯特顿，并改名卡斯特顿小学（Casterton School）。

三、穿越《简·爱》和《勃朗特传》文本的追踪

盖斯凯尔在《勃朗特传》中详细记载了柯恩桥教会女子学校的详细费用：“第11条规定：衣服、食宿、教育费用每年14镑；学生报到时，预交一半；书籍使用费等，另交1英镑。教育科目包括历史、地理、地球仪的使用、语法、写作和算术，各种针线活和居家精细工作活——比如细麻布上浆、熨烫，等等。如果要学才艺、音乐或绘画，每年再各加3英镑”（43）²。盖斯凯尔在1857年3月出版《勃朗特传》后，因为其中对柯恩桥教会女子学校以及威尔逊都有感情色彩较为负面的描写，引起一场笔墨官司，差点闹到法庭。³威尔逊全家对此极为愤慨，他的儿子写了“驳《夏洛蒂·勃朗特传》关于柯恩桥教会女子学校的不实言论”一文⁴，威尔逊本人也写信给夏洛蒂·勃朗特本人，郑重提及此事。夏洛蒂·勃朗特随后便立刻道歉并送上修改后的手稿以示尊重。⁵此时愈演愈烈，后来连夏洛蒂·勃朗特的丈夫尼可尔斯（Arthur

1 参见 Eva Hope, *Queens of Literature of the Victorian Era*, London: Walter Scott, 1886, 136.

2 本文所引《勃朗特传》中文译文主要参考邹云等译《夏洛蒂·勃朗特传》（北京：研究出版社，2017年）。个别地方有改动或由本人自译。

3 参见 Ian Herbert, “Revealed: Why Brocklehurst’s Inspiration Threatened to Sue Brontë,” *Independent*, 25 May 2006. Available at: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this-britain/revealed-why-brocklehurst-s-inspiration-threatened-to-sue-bront-euml-479611.html>. Accessed 29 Sept. 2023.

4 参见 H. Colburn, *Literary Gazette and Journal of Archeology, Science and Art for the Year 1857*, 20 June 1857, 589.

5 参见 Ian Herbert, “Revealed: Why Brocklehurst’s Inspiration Threatened to Sue Brontë,” *Independent* 25 May 2006. Available at: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this-britain/revealed-why-brocklehurst-s-inspiration-threatened-to-sue-bront-euml-479611.html>. Accessed 29 Sept. 2023.

Bell Nicholls)都不得不加入,于1857年5月开始在《哈利法克斯卫报》(*Halifax Guardian*)上连刊数文为此事正名。¹因此,盖斯凯尔在后续重印《勃朗特传》时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较多修改,不断调低其中的负面感情色彩。

众所周知,盖斯凯尔的《勃朗特传》出版后饱受批评,主要问题不外乎两个:刻意美化传主夏洛蒂·勃朗特、对传主的言辞和判断偏听偏信以至对事实真伪不分。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从本质上来说,在于盖斯凯尔和夏洛蒂·勃朗特是情投意合的密友,她们之间有着天然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的利益诉求;就《勃朗特传》的形式而言,在于书中大量引用夏洛蒂·勃朗特书信的原文,而且访谈对象都是她的好友与亲人,从而被她们带了节奏。上述因素本该是此书的一大优点,但是在出版后却受到各方的强烈批评和质疑。《勃朗特传》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勃朗特传》因此成了罗生门。然而在现实中,盖斯凯尔和她的朋友们却无法顶住压力,盖斯凯尔不得不在后续再版时做了大量删减和修改。这跟夏洛蒂·勃朗特当初出版《简·爱》时候的处境如出一辙——虽然心有不甘,但是面对作品所涉及人员来信或在报纸等公共媒体上的质询时,她们都底气不足,不得不忍气吞声地道歉或者删减和修改作品。面对外部压力,盖斯凯尔和夏洛蒂·勃朗特都做出了自己的伦理选择。“伦理选择最重要的是通过理性方式实现自我意识”(Nie 387)。

《勃朗特传》有很多地方引起激烈争议,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其中关于柯恩桥教会女子学校以及对负责人威尔逊先生的描写。《勃朗特传》1857年第一版是如此描写威尔逊先生的:“住在柯比朗斯代尔(Kirby Lonsdale)附近的富裕神职人员威廉·卡努斯·威尔逊牧师是建立这所学校的主要推动者。他精力充沛,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惜余力,除了权力以外,他愿意献出一切。他发现收入有限的神职人员很难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教育机会,于是他设计了一个方案,每年定额募捐一定金额来完成所需的有一定质量保障的英式教育,而这个如果光凭父母支付的14镑并不够”(Gaskell,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 1857, 65)。这里有句话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他精力充沛,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惜余力,除了权力以外,他愿意献出一切”,到了次年再版时,她删去了后半句,改成了:“他精力充沛,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惜余力”(Gaskell,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 1858, 50-51)并随后加了一句语义并不太通顺的话“无疑他对学校的成功所怀的兴趣无以复加”(Gaskell,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 1858, 51)。在谈到勃朗特姐妹们和学生们在学校伙食状况糟糕的情况时,第一版对此有相当明确的表述:“老师们被交代得很清楚自己的工作教书;采购和管理伙食的事情由威尔逊先生和厨师负责。教师们当然不愿意在他面前谈及任何跟此事相关的抱怨,就算听到抱怨,他的

1 参见 Clement King Shorter, *The Brontës: Life and Letter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447-462.

回答也不外乎是类似于说要培养孩子们关注更高的事物，而不是娇惯他们的胃口，而且（显然没有意识到对食物的憎恶与抗拒当然会有损健康）他还跟老师们讲过度关注肉体有罪的大道理”（Gaskell,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 1857, 71-72）。等到第二版出版时，盖斯凯尔将第二句的后半句全部删去，变成“老师们被交代得很清楚自己的工作教书；采购和管理伙食的事情由威尔逊先生和厨师负责。教师们当然不愿意在他面前谈及任何跟此事相关的抱怨”（Gaskell,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 1858, 55）。盖斯凯尔似乎觉得仅仅删减还不足以平息威尔逊家族的愤懑之情，她在随后的段落中甚至不惜直接点破这个话题，对威尔逊先生多加褒扬：“威尔逊先生身上还有很多了不起的优秀品质，对此我已掌握了充分的证据。的确，在过去几个星期里，我几乎每天都收到有关本章主题的来信，有些含糊其词，有些言之凿凿。有许多充满了对威尔逊先生的热爱和敬仰，也有一些充斥着厌恶和愤慨，鲜有信件写的是可以肯定的事实。认真考虑了大量相互矛盾的证据之后，我对本章内容进行了我认为必要的修改和删减。应该说，我从以前的学生那里得到的证言，大部分都是高度赞扬威尔逊先生的”（Gaskell,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 1858, 59-60）。

《简·爱》和《勃朗特传》相继出版后，不仅遭到威尔逊家族的激烈反对，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不少公愤。1864年，柯恩桥教会女子学校的毕业生艾玛·沃博瓦丝（Emma Jane Warboise）出版了半自传性质的小说《桑尼克罗夫特庄园》（*Thornycroft Hall: Its Owners and Its Heirs*），它可被视为英国民众在文学领域对《简·爱》对柯恩桥教会女子学校“泼脏水”行为所做的驳斥之举。¹ 艾玛·沃博瓦丝同样运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来讲述《桑尼克罗夫特庄园》的故事，其中第14章就以“卡斯特顿”（柯恩桥教会女子学校搬迁后的新名）为题，并且叙述者直接跳出故事的叙述层告诉读者，说要讲一讲在《简·爱》这部世界名著中“洛伍德学校”所亲身经历的人与事。围绕《简·爱》而产生的文学话语一直在不断繁衍。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都能穿越时空，它不仅是自身文本封闭式地在历史长河中不断重现和被动地成为历代读者的阅读对象，更会成为一种生产力量，被后代读者和作家不断地改写，以其它形式不断地跟不同时代的文学和历史进行交叉繁衍，生产出各自与之相关的文学子嗣。英国多米尼加裔女作家吉恩·里斯（Jean Rhys）的《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 1966）是《简·爱》最为知名的文学衍生品，它已然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除此之外，英国作家希拉里·贝利（Hilary Bailey）的《罗切斯特夫人》（*Mrs. Rochester: A Sequel to Jane Eyre*, 1997）、艾玛·坦南特（Emma Tennant）的《阿黛尔》（*Adele: Jane Eyre's Hidden Story*, 2000）、澳大利亚女作家玛迪·麦科诺基（Mardi McConnochie）的《冷水镇》（*Coldwater*,

1 参见 Ruth H. Blackburn, “‘Thornycroft Hall’: A Rebuttal to ‘Jane Eyre,’” *Brontë Society Transactions* 5 (1975): 353-360.

2001)、美国作家辛西娅·奥兹克(Cynthia Ozick)的《微光世界的继承者》(*Heir to the Glimmering World*, 2004)、爱兰·布罗什·麦肯纳(Aline Brosh McKenna)与插画家雷蒙·凯·佩雷兹(Ramón K. Pérez)联袂推出的图文小说《简》(*Jane*, 2017)、美国作家林德赛·费耶(Lyndsay Faye)的《简·斯蒂尔》(*Jane Steele*, 2016)和凯瑟琳·洛威尔(Catherine Lowell)的《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Upstairs*, 2016)都是《简·爱》在世界文学史上延绵不绝的余音。¹

柯恩桥教会女子学校的学习和生活经历给夏洛蒂·勃朗特留下了终身不变的心理创伤。1850年8月下旬,夏洛蒂·勃朗特和盖斯凯尔在友人夏托沃斯夫人(Lady Janet Kay-Shuttleworth)的湖区家中第一次相遇。在此之前二人已有书信往来,见面后更是一见如故,趣味相投的她们自此成为好友。无疑夏洛蒂·勃朗特和盖斯凯尔相谈甚欢,盖斯凯尔在8月25日给友人弗洛德(Charlotte Froude)的信中谈及二人在湖区的第一次相遇时勃朗特跟她说起过教会女子学校的事情:“她将自己发育不良的原因归结于长身体时在教会女子学校吃不饱饭”(Gaskell, *The Letters of Mrs. Gaskell* 128)。可见多年以后夏洛蒂·勃朗特仍然对年轻时代那段求学生涯耿耿于怀。勃朗特姐妹等维多利亚时代青年女子受到当时社会风尚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自发开始尝试写作,最终成为职业作家。这是文学市场的再生产过程,文学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然后又吸引他们投身文学写作,他们的作品进入文学消费市场,用新作品激发同时代人的文学消费欲望。经过文学市场的大浪淘沙之后,其中一部分人的作品得以成为经典,在文学市场上产生持久影响,进而通过流通图书馆或家庭图书馆对下一代青年人产生新的影响。文学的传承过程大抵如此。

Works Cited

- Blackburn, Ruth H. "'Thornycroft Hall': A Rebuttal to 'Jane Eyre'." *Brontë Society Transactions* 5 (1975): 353-360.
- Brontë, Charlotte. *The Letters of Charlotte Brontë: 1829-1847*. New York: Oxford UP, 1995.
- 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祝庆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
- [Brontë, Charlotte. *Jane Eyre*, translated by Zhu Qingy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0.]
- Chadwick, Ellis H.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Brontës*. London: Sir Isaac Pitman & Sons, Ltd., 1914.
- Colburn, H. *Literary Gazette and Journal of Archeology, Science and Art for the Year 1857*. 20 June 1857, 589-590.

1 参见高艳丽:“《简·爱》改写小说叙事形式新趋向”,《外语研究》1(2019):107-111。

Espinasse, Isaac. *A Digest of the Law of Actions and Trials at Nisi Prius* Vol. 2. New York: Gould, Banks and Gould, 1811.

高艳丽: “《简·爱》改写小说叙事形式新趋向”, 《外语研究》1 (2019): 107-111。

[Gao Yanli. “New Trends in the Narrative Forms of *Jane Eyre* Rewriting.”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1 (2019): 107-111.]

Gaskell, Elizabeth Cleghorn. *The Letters of Mrs. Gaskell*.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1997.

—.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 Vol. 1.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857.

—.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858.

—.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 New York: Cosimo, 2008.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 《夏洛蒂·勃朗特传》, 邹云等译。北京: 研究出版社, 2017年。

Green, Dudley. “The Father of the Brontës.” *The Brontës in Context*, edited by Marianne Thormähle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2. 36-43.

—. *Patrick Brontë: Father of Genius*. Stroud: The History Press, 2014.

Harrison, David W. *The Brontës of Haworth: Yorkshire's Literary Giants: Their Lives, Works, Influences and Inspirations*. Victoria, Canada: Trafford Publishing, 2002.

Herbert, Ian. “Revealed: Why Brocklehurst's Inspiration Threatened to Sue Brontë.” *Independent* 25 May 2006. Available at: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this-britain/revealed-why-brocklehurst-s-inspiration-threatened-to-sue-bront-euml-479611.html>. Accessed 29 Sept. 2023.

Hope, Eva. *Queens of Literature of the Victorian Era*. London: Walter Scott, 1886.

Jacob, W. M. *The Clerical Profession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1680-1840*. Oxford: Oxford UP, 2007.

James, John. *The History of Bradford and Its Parish: With Additions and Continuation to the Present Time*. London: Longmans, 1866.

Kenyon, Karen Smith. *The Brontë Family: Passionate Literary Geniuses*. Minneapolis: Lerner Publications Company, 200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年。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4.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8.]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斯芬克斯因子和伦理选择”, 《世界文学研究论坛》3 (2021): 383-398。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Shorter, Clement King. *The Brontës: Life and Letter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13.

—. *Charlotte Brontë and Her Circle*. New York: Dodd, Mead & Co., 1896.

Turner, Joseph Horsfall. *Haworth Past and Present: A History of Haworth, Stanbury & Oxenhope*. Brighouse: J. S. Jowett, 1879.